

## 掌故小说

###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震动省港的要闻崔文洲《假港纸案》

作者说明：本文作为地方掌故的传记小说。案情是真实的，有些人物是化名的，某些细节是虚构的。

#### 香港密室的晤谳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季某天，香港中环闹区一座公寓楼的第四层，有间陈设古雅、四壁张挂古今名人字画的客厅，经常聚会一班评诗论画的雅士。他们品茗谈艺，议论风生，从魏晋到晚近书法源流；由宋元至岭南国画流派，滔滔不绝。谈到兴头上就即席濡毫，挥洒几笔。真不愧是艺术沙龙，书画学府，可知主人决非泛泛庸流了。不过，座客中并非个个都够得上是书画行家，就中亦有个附庸风雅，凑凑热闹但却与上层人物夤缘甚广的人物，他的外貌特征是广颧方颊，语出成章，年纪约40上下，语带下四府廉州口音，算是鹤群里的一个山鸡。

奇怪的是，这个“山鸡”偏是群鹤之首的主人破格以待的骄客。每当夜深客散，他就被借故留下邀入密室内“细斟”起来，有时还与主人联床密语通宵。

主人年约30出头，眉宇英伟，面庞俊秀，一副爽朗乐观的性格，一口标准地道的广州话，去年结束在美国专攻声学的学业，取得博士头衔，应香港某大学之聘而来港，因条件不如意却聘而留港。富有政治敏感性，对于中国政局分析，独具见解；还有一手极到家的工笔花鸟画和临摹古画达到乱真的绝技，故深受省港上层人士和艺术林所推崇，但香港人却很少知道他的大名，只知道他姓崔，都叫他崔先生。

在某个晚上的密谈细斟中，廉州客以期望的眼神对他说：“以兄之才具，以弟之诚摯，结合而用，何愁大事不成，况且已计出万全，纵有风险，于理于法亦奈我不得，何况方今省城已经成为我钦廉人的天下，弟夤缘幕府，内线不止一条，誓作兄之后盾，兔窟之谋，可谓尽善尽美了。”主仍犹豫踟蹰，廉州客又

说：“想兄对弟过虑了吧？我可以指天发誓，我决非见利忘义，卖友求荣之辈，不然，陈总司令、林厅长和香军长、邓局长诸公的官邸，还有我这人进出的门槛吗？”随手把茶杯往地下一掷说：“神明在上，我某人倘有谋事不忠或者卖友求荣者，有如此杯！”主人即向他改颜扼腕说：“老兄休要误会，凡事宁可想得周全些，兄既志笃如此，就此一言为定吧，我崔某言出必行，义无反顾，就按计划分头行事好了。”廉州客欣然辞去。

### 深居简出的崔董事长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秋，广州市通衢大道遍贴一张“如真印刷厂”的广告：“……精制珂罗版、彩色电版、承印名画手迹，碑帖拓本、广告商标……。”这间设在西关里约中并不显眼的小印刷厂，竟然卖开了招牌，业务很是兴隆。当时名震海内外的画坛大师高剑父、高奇峰兄弟的第一本画册就是如真承印的。

那位从香港来穗的厂董事长兼技师崔先生却极少到厂视事，只有接领到大单的或者技术性较强的生意，他才被管事通知前来抓抓主意。不要说好些工人从来未认识董事长的，连过去交往密切的朋友，都极少见到他。

某日，一辆“福特”轿车直开东山崔寓门前，车上走下一位40多岁，象是政府要员模样的人物，随员按了门铃，十分钟后，才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使妈开门迎入。客人握住许久不见的主人的手时，高兴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阁下又在搞你的乱真赝品杰作吧？还瞒着我呢！”主人一怔，神色陡变，好在他老练应变，立即回复了冷静，才发现自己手上的油彩污迹未及清除，说：“斋公休怪，那次作画少得你老人家在场指导？回来开业后，接领印件实在太多，忙不过来，去年那幅陈老莲《百蝶图》仍搁在那里呢。你看我满手油污，是在试调油墨啊，那里搞什么国画赝品呢。”说罢，一齐哈哈大笑，随后谈了些省市新闻和书画艺术的行话，客人便告辞而去。

这位客人姓李名实斋，是现任第二军军长香翰屏的幕僚，相当于军长的一等秘书，因与香军长同乡。又在书画艺术的审美观相一致，香军长购藏的字画，没有一件不经他过目认可的，实斋平生最推崇赵之谦的书画艺术，以至对之爱到入迷，因得了个“才为叔迷”的外号，真姓实名反为所掩。才为叔迷特别钦佩崔先生那手摹画乱真的绝技，大凡他作画时，如果不通知他到场观摩，必受他

责怪甚至发火。因为崔先生刚从香港回来未够一年，又忙于业务，故与他接触极少。今天是他特地来探望老朋友的，不料他见面开的玩笑，竟使崔先生吃了一场虚惊！

但是，在香港寓所密斟的那位廉州客，一来崔寓按门铃，很快就被开门迎入，出来时的手提包总是沉甸甸的。不过，他是极少到来的。

### 香港汇丰银行的震撼

香港汇丰银行的后台老板是英国怡和、太古和老沙逊三大财团的巨头。自从1865年开业以来，它就成为中国金融、外汇市场的操纵者，它曾经是清政府向外国赔款的经纪人。

民国以后，又曾给北洋政府提供镇压中国革命的政治性贷款。这对于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来说最是耳熟能详的了。

在整整一个世纪之中，中国多少抱有振兴中华宏愿的志士仁人，大多在政体和军事的改革方面付出过无数心血和头颅。可是，对于作为帝国主义经济入侵桥头堡的汇丰银行，曾有谁想过以至试图把它碰一碰呢。所以，这座基础坚实的有名建筑物，在大半个世纪之中，从未受过任何动摇，如果有的话，这就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秋的某天发生的一次：

这天下午，营业厅出纳员清点回笼钞票时，凭她职业的本能。偶然发现了一张“渣打”版的面额一百元，号码407784的重码钞票。全体职员被这个意外发现吓呆了，顿时间，整座建筑物象遇着强烈地震，里里外外沸腾起来。

董事长H·洛根先生把他肥硕身躯陷在沙发软垫中，以拳头支着额角在苦思冥想，可怕景象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HK\$贬值引起的雪崩般连锁反应，股市、外汇、国际金融等的浪涛，把这座建筑物冲击得摇摇欲坠。顿时感到脚下晃动起来，自己与它将一齐完蛋了！他本能地惊叫而起……多么可怕的预感啊！他不停地来回踱步，焦躁不安，一筹莫展。

他接过警视厅的电话，十天来的侦察毫无一点线索，但使他眉头稍为舒展的是，又陆续发现了几张重码伪钞！可是持有者都是一般商民，未抓住任何线头，不过却获得了新案情资料，好就是伪币面额还有五十元的，港英当局不能不为汇丰银行这根殖民地支柱的命运而神经紧张。除了强化海关、码头的监视，还

在所有金融活动的场所遍布眼线。据可能得到一点一滴的资料分析，伪钞作案场所不太可能在本港，不排除在广州的可能性。于是，由港英当局导演，汇丰银行当主角，千方百计拉广东当局客串配角的一场好戏，在紧张地排演之中。

### 配角的选择

广州市东湖梅花村陈公馆接待了香港汇丰银行的全权代表及其随员一行四人。接见在座的有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将军，广东省银行行长沈载和先生等。陈总司令听汇丰代表陈述：“根据本港警方掌握到的情报，认为伪造港币作案地点有很大可能在广州，本代表承汇丰董事会和港督的委托，请求钧座阁下协助破案。阁下想必乐于帮助的？”陈总司令说：“省港在经济上唇齿相依，彼此应有共策安全的责任。不过，你们仅凭捕风捉影便断定问题出在广州，恕本司令未敢苟同；如果确有真凭实据，那时再行磋商未迟。”汇丰代表说：“钧座高见。恭聆教益！不过，我们深虑事态发展，危及本港金融稳定。港府在万不得已而不得不采取必要措置时，对于贵省未必是福；况且贵省正在大办实业之际，实有赖于本港经济秩序的正常，故恳切请求钧座预作徒薪防燃的事情，以免城门失火，池鱼被殃，这正是钧座高论共策安全的实际意义，还请钧座三思！”这番带刺的话，句句触及了陈济棠的敏感神经，因为他意识到，香港是广东经济的依存者，眼下发展地方工业，特别是糖厂筹建的一系列所需，无不借助香港的渠道，倘若他们稍为作梗，其后果是不难想象的。想到这里，便不好把门堵死，说：“待我们研究再说吧。”

港方明白，这是老谋深算的陈济棠要的滑头，真正能按照港方意旨办事的，惟有从他手下群僚中去物色，这位配角必须是对陈济棠能直接或间接起左右作用而又易于“突破”的人物，经过娴熟广东政坛谋士们的抢点和筛选，广东当局中的军政枢要，以钦廉人为主体的，但钦廉派中大都是忠诚的拥陈者，办事谨慎，颇有约束，他们与居于劣势的“外江佬”同僚之间有畛域之见，理想的对象当然是钦廉派中人，但恐不易就范……，反覆筛选，最后放弃以钦廉人为目标的方案选定了省禁烟局长郭芝诚和省宪兵司令林峙兴二个目标，派人分别前往试探。

郭芝诚早年是广州收破烂出身，偶得一笔横财发迹，后来官瘾一发，认陈



济棠哥哥陈维周作干爹，因他孝心虔诚，甚得干爹欢心，便在弟弟面前保举他补了禁烟局长的肥缺。郭对于叔父亦知感恩戴德，到陈公馆拜年，送给陈公子们一封利市是 20 万港元的支票，送给干婶母莫漱英一个宝石戒指值港元 10 万元。别人眼红他有屁用！谁也休想把他在禁烟局长的宝座上挪一挪。

再说林峙兴，也是陈济棠信赖的红人，他手握生杀大权，省城军政头目，谁不怕他三分。何况他与时任两广监运使陈维周的关系相当密切。在港方看来，意义不在于他们二个人的能量，重要的是他们后台支柱是陈济棠言听计从，对佐僚中畛域唯一能起协调作用的哥哥陈维周，这二个目标虽非钦廉籍，却实际属钦廉帮的人，香港代表分别与他们挂上钩之后，便在二人身上押上大赌注，双方经过讨价还价，达成密约：如果把伪造港钞团伙根除，港方将每人报以百万港元的酬金。

### 羊城撒网

郭、林二人与香港这宗交易谈成之后，也不敢自行其事，在得到陈维周默许之后才敢放开手脚去干。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冬，广州各大商场和金融市场以及海关、黄埔码头与各车站等水陆要津，以至飞机场等空港都出现许多对港币甚感兴趣的人，这些都是禁烟局的办案人员和宪兵司令部的密探。他们的行动幸未造成市民的惊扰，但早已被嗅觉敏锐的广州市警察局的刑侦人员注意了，警察局长邓世增闻报后即意识到，这是“狗上瓦坑必有路”，否则是不会撇开我们而去插手不属他们职权范围的事。除了警察局的刑侦人员，还触动了另外两个人的触角，一个是那个到崔寓进出方便的廉州客；一个是两广盐运使陈维周的副官李志操。

廉州客夤夜来到崔寓，神色紧张地对崔先生说：“外面行情紧。到处有人想‘收盘’，港方已发现了‘货扮’，‘买手’已伸到广州来了，不能大意啊！”主人显然过分自信：“不管怎样，仍按期‘出货’和‘抛货’，搅他们个手忙脚乱。你倒应注意‘客路’是否稳妥，相机行事，惟老兄作主。”廉州客说了声“珍重！”便匆匆离去，以后再也见不到他再来。

郭芝诚与林峙兴商定，郭负责“撒网”，林负责“捉鱼”，陈维周呢？既不插手，也不动声色，袖手静观其变。

郭为连日派出的手脚空手而回苦恼，就决意亲自微服私访。凭他当年收破烂走熟了的大街小巷，见人堆就钻，眼观八面，耳听四方。这日来到西关一条古巷口，陡然触起对往事的回忆：

宣统年间，他肩挑担子，手摇收破烂的卜卜鼓，一个旗人小孩拿一个铜佛儿来换钱，郭接过手沉甸甸的，立即递给小孩五十个铜钱打发他快走，郭飞跑回家仔细一看，竟是个足一斤重的金佛儿，夫妻俩狂喜之下，漏夜搬到郊外岳父家去住，以避根究。从此，他当了大老板……。

民国以后，他俨然是广州市的绅商名流，后来得干爹陈维周的栽培，至有今日，往事历历如梦境。而今又为得到更多更大的金佛儿而伤神、奔忙。可眼下仍无甚头绪，难道白白让挂在嘴边的肥肉跑掉不成！

### 绿帽罩头横财到手

且不说郭芝诚办事颀顽，但却敛财有术。凭着他是陈总司令干侄儿的特殊身份和身居肥缺的禁烟局长，财势兼有，所以办公事就免他费心和动手，只要“哼”一声，左右就很快办妥，致使他得以专心致志于广开财路的功夫上，例如贵州烟土帮的走私路径、全省地下烟馆分布的市县和数量等等属于摇钱树的基本资料，都要全面掌握。至于攀花折柳，称觴顾曲种种韵事，另有一班帮闲清客奉陪，故而日夜酬酢，在私邸的时候甚少，近来又有香港这宗交易尚罔无端倪，整天在外而忙，休说楚馆秦楼无心问津，就连宠擅专房，须臾难舍的三姨太绣房也没多呆一刻。

说到那位三姨太，郭公馆的人谁个不知。她姓陈芳名美娣，二十出头，有一双明如秋水勾魂夺魄的美目和一个苗条娉婷、杨柳轻盈腰姿，加上乖巧聪慧，善于迎合老公心意，故成为老公的一块心肝肉，郭公馆中的红人。她本是珠江的艇妹“二仔底”出身，被老郭巧遇垂青，她乐意做这位论岁数作她爸还有余的郭局长的第三妾侍，原有她的盘算：“老亨娶嫩妻，凡事都低威（迁就）。”何况他银纸多到任花任使，只要施展媚术征服他，他的一切岂不“三国尽归司马懿”吗。

自从她进郭家之后，一向相安无异的闺阁便出现三分鼎立的局面，老郭原配夫人李氏和二奶张氏联合阵线都斗她不过，实在闹得不成体统。结果她被另

贮金屋，老公也跟她缠在一起时多。两位夫人更加“醋瓮里加矾”酸上加酸，“联合战线”整天的双簧合唱，把老郭和美娣的根统统挖出来曝光，什么破烂佬啦！发不义之财啦！那个水上野鸡啦！烂货配破烂佬啦……数个不停，成为郭公馆中和禁烟局里喜闻乐道的笑柄和话题。

这天晚上，美娣云鬓松乱裸体而睡，美梦正酣，被打着呵欠进来的老郭搅醒了。她窥察到他连日不惬意的神情，便加意温存服侍他睡下，枕席之间已尽知原委。但她却另有想法，最好他不常回来碍手碍脚。此番密意，只有她自家心知。

两广盐运使陈维周的副官李志操，是老郭原配夫人的弟弟，三十左右岁，风流倜傥，口齿伶俐，亦是风月行家，是郭公馆中穿堂入室的内亲，不知何时与娣夫的那位三姨太搭上了，为了能够常尝禁脔，故意在娣姊和二妾之间拉头相碰，使原已剑拔弩张的武打戏愈演愈烈，然后向娣夫献策：“把三姨太迁开去住算了，免多口舌，使下人笑话。”娣夫点头交带他照办，美娣就被安置到一间别墅去住。

老郭对美娣虽有专房之宠，但因在外时多，加上年逾知命，精力衰惫，未免襄王意倦，难园神女之梦，于是志操便填补了这个空白，一个是绮年玉貌，一个是倜傥风流，旗鼓相当，山海盟深，他们又把小恩小惠买通了上上下下的人，个个乐于做他们的手眼，老郭全被蒙在鼓里。这晚老郭回来之前，他们早已雨收云散了。

大凡事情做得太过，便是尽头，志操与美娣放肆得过分了，以致被老郭觉察到丝迹。某夜，老郭来个突然袭击，把这对野鸳鸯抓个四脚齐全，便怒气冲冲把手枪对准他们，险些扣动了板机，在这关键的霎时，脑子里的转念象电光火石般闪动着：杀不得！且不论奸夫是内弟；他不是自己最有用的“招财童子”吗！凭他穿针引线，已数不清有多少云贵烟土帮送来的笔笔巨款了；他又是干爹极端信赖的干员……。再看那哭得象带雨梨花般的爱妾，亦未免起怜香惜玉之心，于是他持枪的手便不自觉地垂了下来：“你、你们干的好事！有什么话要说吗？！”这对苟合男女又羞又怕，一句话也说不出，在老郭不住的吆喝责问下，志操只能低声下气地说：“实无颜见娣夫！还望看在娣姊当日与你含辛茹苦的情面，原谅这趟，今后再不敢妄为了，还要加倍报效娣夫赎罪哩。”美娣只管掩面

哭泣，被迫不过才勉强吐了一句：“以后不敢了！”老郭长叹一声软倒在沙发上：“家门不幸出此丑事，教我如何做人呵！”指着志操鼻子：“你现在是我砧板上的肉，剝切由我，看在你姊面上，暂留你条狗命！你听着，若能为我办好一件事，眼前事一笔勾销，否则，哼！须知干爹是位古道君子，恨透禽兽行为，只要我说一句，准把你当狗判了！”一向个性倔强的志操，此际已完全缴械，立即指天发誓：“一定为姊夫赴火蹈汤，如办不到，任由发落！”志操心里明白，老郭要他办的是什么事，所以毅然发誓承命。

且说自从这件绯闻发生以后，老郭虽用高压手段来封住下人之口，但毕竟纸包不住火，郭公馆那边李氏与张氏便乘势猛攻，以此把扫帚打上门来了，美娣感到实在呆不下去了，便向老郭要求离去，老郭不舍，无奈她去志甚坚，又感到眼眉被她剃了，强留她也没意思，就将将就就签了字并给她一笔钱，打发她走了，她后来流落到广西玉林，遇着个骗子，淘干了她的古井，最后她被迫重操烟花旧业，这是后话。但是，如果这段情节不发生，老郭的一笔横财决不能到手，这就是“祸为福所倚，福为祸所伏”的规律，时人流行一句口头禅：“绿帽罩头，横财到手”，丰富了广州茶楼酒馆的谈助话题。

### 震动省港的头条新闻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之夏某夜零时过后，一辆警车和多辆三轮摩托突然从广惠路口的宪兵司令部出发，象疾风呼啸奔向东山区，在崔寓门前嘎然停下，一个青年军官指挥众军警包围崔寓并封锁各个路口，这军官便是李志操，他带领军警闯入崔寓，向崔妻出示了搜查证，便分散到房间角落去翻箱倒柜，搬床掀被，原本整洁雅致的家庭瞬息面目全非。惟独志操一人独闯厨房，把手伸向灶膛里探索，摸到一件东西，用力的一按，啵的一声，整座灶便可轻轻移动，灶下立即出现个黑洞口，他忙招呼几个军警入来，封锁了洞口，便把电筒往下面照射喊话：“崔先生，请出来吧！免得大家麻烦了。”下面即亮了灯，那位如真印刷厂董事长神情镇定地从石级走上来，在军警监视下走到客厅坐在沙发只管默默地抽烟。

志操下到地下室，一台微形印刷机，一架照相机和晒相机。各种图案精细的锌版，一副显微镜，各色油墨，稀释液，干燥剂：还有一叠叠裁成大小不一



的纸张以及付印中的“港纸”半成品……。志操拍摄了现场，一面吩咐助手把所有东西按原来位置小心存放，不许移动；一面对这个不到6平方米的地下室仔细的察看，四壁粘上色调和谐的防潮纸，天花镶隔音板，一个墙角有隐蔽的通风口屈曲接连灶突。在工作台旁还有铃和潜望镜等装置。只要来客一按门铃，下面电铃即响，通过潜望镜便看清来客面目，从而立即按信号通知上面接见还是挡驾。那地下室出入口伪装得十分巧妙的灶头下面，装有滑轮轨道，内外均有暗掣，用手一按，灶头便能移开或合拢。志操和众军警无不啧啧叹服。

崔先生和妻子使妈等3人一齐被押上警车带回宪兵司令部，分别监管，加强看守等待发落。志操干得漂亮利落，使那姊夫肚里的闷气已自消了大半，暗暗高兴那笔横财十拿九稳的到手了。

第二天，省港各家报纸都用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刊登《港币贗钞案昨夜破获，案犯崔文洲落网》等大致相同的消息，成为轰动省港和全国的爆棚新闻和街头巷尾、茶楼酒馆中的话题。有不相信崔某会干出这种事的；有称赞他“够叻”（有本事）能“扼”（骗）老番的；大多数则称赞他有作为，从而为他的命运担心。在省府内身居要职的朋友个个都惊愕万分；尤以捞叔迷的日子最为难过。这个重犯为什么能引起朝野间如此的关注和震动呢？

崔文洲，字屿山，署款轮用樵山山樵、珠江钓徒。南海县人，出身书香门第。他聪颖强记，求知欲强，凡经他触摸过的学问，无不精通。早年虽在北平清华大学攻读理工科，但志趣却在绘画艺术方面，青年时画名已蜚声广州画坛，与岭南派大师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等相师友。擅长工笔花鸟和仕女，喜居巢、居廉用色明丽，兼工带写的写实风格，在他笔下再现的名迹，虽最有经验的鉴赏家有时也给骗过。因此，许多政府中高层人士都喜欢与他交往，欲得到他一幅手迹为幸；尤为捞叔迷所心折。

他对香港这块殖民地的本质和它对广东以至全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影响最有理性的认识。他同情和了解下层社会的疾苦及其根源，而且乐于解囊相助，对于地方慈善团体的捐款从没吝啬，他抱有改变弱国贫民的宏愿，但自己不是政治家和军事家，从自己的能量考虑，又得到那位廉州客的启发，他开始酝酿干一种别人想不到，干不到也不敢干，但不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事业，经过长期周密的策划，决定由廉州客出资和包销，由自己出技术兼制造，就这样做出

了这宗惊人骇世的“假港纸”大案来。

### 迟到的南京电令

省府军政大员中国绕此案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是要求把崔氏释放并保护起来，这种主张以钦廉派和社会舆论和为代表；另一种主张把崔氏立即处决，这种主张以郭芝诚、林峙兴等亲港派为代表，两种主张象拔河竞赛一样，把处于中间的陈济棠拼命地往两边扯，使他脚跟站立不定，崔案因此被暂搁起来。

港方生怕稽延生变，对已不利，一方面向陈济棠打出经济支援或经济制裁的王牌以施加恩威并用的压力；另一方面频促郭、林兑现密约，郭、林通过陈维周的手脚，矫陈济棠之命，急忙把此案移交高等法院，也顾不得法律程序，竟由宪兵司令部出面广州市公安局提出起诉，公安局长本已整整一肚子气，说：“此案原非敝局所办，由敝局起诉恕难从命。”结果竟由宪兵司令部以“扰乱省港金融秩序”的罪名来迫法院定案。崔文洲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质问：“我崔某扰乱的是那里的秩序？我伪造的是中国法币或是广东券？如果二者都不成立，那么我作为中国国民，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不触犯本国法律任何条例的活动，该受到别国的法律约束吗？这里究属中国或是另国的法院呢？”律师也搬出《六法全书》条文逐条引伸，进行辩护，弄得法官理屈词穷，审讯中止。

多亏捞叔迷上下运动，崔妻和使妈被保释出狱。又通过看守所长的乡里关系，委他对崔某格外关照，故崔文洲在狱中备受优待，以作画来打发日子，使他得以完成那幅临摹陈老莲的《百蝶图》，后来把它赠给那位看守所，作为对他优待的酬报。这是后话。

钦廉派中的得力人物如民政厅长林翼中、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市警察局局长邓世增等人对郭、林所作所为十分气愤；加上平日畛域的芥蒂，想借法律条文和社会舆论大做文章，企图把对方压垮。由林翼中出面向陈济棠晓以利害，劝他不可孟浪从事，并把艺术界有联名上书保崔的意向告诉他。陈济棠点头称是。这一着都是打为叔迷串连奔走的结果。

这边郭、林二人则日夜督促陈济棠果断下令，将崔处决，说：“他既能伪造港纸，又何尝不能伪造东纸（广东币），有崔犯一天在，港方对本省的实业支持

就积极不起来。为本省前途，务请钧座尽速决断为是！”竟使陈济棠左右为难。首鼠两端，最后竟想出了个“金蝉蜕壳”的妙计来。那就是在公开场合表示不反对重办崔案，但必须等待中央最后决断，这是故意说给香港听的：另一方面则向钦廉派暗示，如果南京来电保崔，他就顺水推舟把崔释放。林翼中与香翰屏等钦廉人就去游说与南京关系密切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请他急请南京电令陈济棠“刀下留人”。岂料魔高一丈，郭、林竟把陈济棠宣布不反对严惩崔犯的口实作为依据，抢先一步，撕下任何法律程序的遮羞布，竟把这位钦誉省港的名画家和富有才智的人才，强加个不成理“扰乱金融”罪名而秘密处决了，事实造成后，陈济棠发了一场大大的脾气：“你们把我推向了什么地步！叫我陈伯南何以向广东父老交待呢？”最后感到米已成饭，无可挽回，哥哥陈维周又在旁频频劝解，也就罢了。

第二天，接到南京发来关于“崔案缓决待处”的加急电令，陈济棠略一过目，不住地叹息摇头，把它递给了秘书。

## 真相

原来崔文洲与那个廉州客在港策划的行动计划是，由崔文洲出面，在广州开办印刷厂，以此作掩护，便于进口设备器材。崔又以修屋为名搞了个地下室，从筹备一切到成功地印制出第一张钞票，耗尽了崔文洲的心血。从影印、制版到印刷，都是他一人劳动，除了廉州客外，连妻子也不让瞟一眼。他不分昼夜地在地下室埋头工作，心眼全用在“产品”质量上去，外间动态一概不知不闻，而产品的出路和行市讯息，自有那廉州客在外活动，一手包办。

且说廉州客抛“货”的渠道，只搞批发，不搞零敲碎打，批发对象主要是那个平素在盐运使公馆里混熟，又常来合浦白石盐场公干时在他家下榻的李志操，因为他是省里的红人，在广州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为人又讲“义气”，所以很信得过，经他手所抛出的“货”，从未遇着麻烦，彼此都沾了不少好处。

岂料自从姓李的与他姊夫的三姨太的手尾被抓住以后，为保前程，对姊夫不得不有所报效，信誓旦旦，以赎前愆。因此他承命去抓廉州客这根瓜藤来了。

廉州客自从嗅觉到广州撒网的讯息后，即跑回合浦避风，又深感不够安全，便躲到广西玉林去，因为那里不是广东地盘，又便于打探广州气候。一天，在



街上巧遇陈美娣，这突如其来的一惊非同小可！误认为郭芝诚亲自出马追辑来了，正要闪避，已被美娣发觉叫住，当他也斜眼珠向周围扫视确认无任何可疑异样时，才敢跟她答讪，谎说自己是为做生意而来，话中得知她与郭已妯娌，现来投奔姑妈暂住；又从她口中略得港方与郭、林之间订有密约等内情，惟闭口不谈她与志操的那件事，故志操的图谋，廉州客尚在鼓里，随即把住所告诉她，希望她把广州方面的新闻随时向他通报，说罢分手。

李志操在动身前往合浦的前夕，突然接到美娣的密信，满纸血泪的倾诉相思之苦和渴望前来玉林相聚等类的情话，不禁心猿意马，按捺不住，便决意绕道先到玉林，会着美娣，倾不完燕婉相思之情，两家就在旅馆里缱绻起来。正是久旱逢甘雨，雨骤云狂，不在话下，她便把偶遇廉州客的事告诉他，志操暗暗欢喜：“我正要找他，他自己送上手来了。”便急忙按址找到了他。

廉州客听志操说是“因公事差遣路过，碰着美娣告诉他特来看望的。”故全然不知志操来意，便向志操打听省城风声？志操说：“老兄既然问及，老弟实不相瞒，因案情涉及港方切身利益以及省港相互依存关系，港方决不轻易罢休，伯南公已下决心，破釜沉舟地追查到底。我与老兄多年深交，有话不妨直讲，弟被老兄拖下水，迟早难脱干连，那时叫我怎办？如果直讲，是我不够义气；欲待不说，罪归小弟一身，深知我上有老母，下有儿女，仰承俯首，负累不轻，想老兄亦同样有家室之累，为了你我两全……唉！不知该说不该说？！”廉州客闻言早已冷了一截，忙说“请兄快讲、快讲！弟愿听明教。”志操便接着说：“那就恕弟直言了。依小弟愚见，老兄不如把你后面的人推出来，这样，你我均保没事，小弟还可以义气保证，在姊夫处向港方转圈，付老兄二十万元港币为酬呢！说到做到，我可以先代垫付。”随即在口袋里掏出一张二十万元的汇丰支票递给他：“现买现卖，就请老兄与我面谈好了，不必到省城去。敬酒罚酒，听君自决了。”廉州客此时方知他别有来头，以致方寸已乱，长叹一声，也顾不得许多了，便迫不及待地接过那张支票，然后把崔家的全部密秘统统倒了出来。

先是，那志操早已向老郭诡称抓到了廉州客那根“瓜藤”，请示做法，还亏郭芝诚他们老谋深算，认为不要打草惊蛇，贻误大事，只能用软索缚蟹，轻手抓鸡才能于事有济。经从长计议，深思熟虑，由志操与他秘密接触，用重金买他舌头，以便把“西瓜”摸出来。是因为廉州客在钦廉帮中颇有内线，他若



入狱，主犯灭证，造成被动，不可收拾。这便是志操为何身挟巨资而来的原因。不料玉林奇遇，一切出人意表的成功，这是崔文洲万万意料不到的。

最后让我们看看这个当初在朋友面前始作俑者并且信誓旦旦，而今则见利忘义，卖友求荣的廉州客是什么样人吧。

他姓黄，名真塘，字池瑞，合浦县城廉州人，早年随八属联军副总指挥申葆藩反孙中山起家，当至团长。八属军被瓦解后，混迹商场，活跃于省港之间，与陈济棠省府内一班钦廉藉的军政要员颇有夤缘。为人首鼠两端、口是心非，钻营有术而发了迹，广置田产，是合浦县屈指可数的大财主。

他出卖了崔文洲之后，他的形象，便成为朋友们所不齿而不堪一顾的，象是被郭芝诚当年收买的一堆破烂，应了他当日掷杯的誓言。

1985年初稿，2000年11月整理